



供销社琐忆

□虞燕

供销社里，充盈了酱油、黄酒、煤油，雪花膏、糖果等散发的混合气味，浓酽、热烈，每回一进去，我犹如掉进了棉花堆，软绵绵，轻飘飘，那种轻微的眩晕，像神仙在云朵里飞。对于一个孩童来说，能待在里面就是件无比幸福的事，货品满满当当，花花绿绿，眼睛怎么也看不过来，供销社的售货员一度成为我最羡慕的人。

常去的那家供销社，我们习惯叫“长西分社”。紫红色双开大门把世界一分为二，门内的繁华总让我有置身梦里的恍惚，花色纷繁的布匹，形形色色的糖果、糕点，矮墩墩的水果罐头，胖瘦不一的坛子和铁皮桶，白布袋装的白糖，颜色素朴的汗衫短裤棉毛衫，各样日用品、文具、针头线脑……售货员站在高高的柜台后，清闲时，她们双臂交叠聊着天儿，甚至有人不紧不慢地织起了毛衣；最忙大概是逢年过节了，人们挎着竹篮手里紧攥糖票、布票，盐票、油票等排起了长队，售货员各司其职，拨算盘、拿尺子、拎油提子酒提子、操作盘子秤与大抬秤、收票收钱，闹闹哄哄中透着红火和喜气。

那时的买与卖颇有仪式感。顾客要买油、酒、酱油、雪花膏之类得带上空瓶空罐，步行一路，进了供销社后，将它们轻轻往柜台上一放，售货员会根据所需货品选择工具，比如酱油的量具是一种圆柱形的不锈钢勺子，分一斤、半斤、二两等，大小互异但模样相同，勺子上均连着一根长长的柄，柄的末端弯成一个勾，不用时可挂起来，这便是酱油提子。大大小小的酱油提子这么齐整整地一挂，像一排古代的乐器，瞧着挺喜庆。售货员拿小漏斗插于瓶口，将相应的提子伸入缸瓮，灌满酱油后抽出，紧接着，倒入漏斗，浓郁的酱油香恣肆弥漫。我喜欢看液体在瓶内狂奔，一阵“滴滴嗒嗒”声过后，瓶子满了，盖上瓶塞，打酱油完毕。雪花膏则用小巧的空罐去装，扁扁矮矮，材质或塑料或陶瓷，售货员从柜台的大玻璃瓶里舀取浅粉色的膏、粉，“搬运”至小空罐

里，舀雪花膏的工具为长条形木片或竹片，末了，条片在罐子口熟练一刮，干净利索。

仪式感还体现在买糕点、糖果、干果等细节上。这些货品置于盘子秤上，售货员的手指来回摆弄一番，超重了去掉若干，不够量再添，称好了，拈起黄色油纸袋装进，开口处折一下再递给顾客。小孩子买“裸身”的粽子状生姜糖，论颗买，售货员亦会用黄色的纸裹起来折成一个小包。跟着大人去供销社，若大人心情好，会得到几颗高粱怡和花生糖。这样的机会并不多，平日里，我和弟弟就买生姜糖，因为便宜，一毛钱可以买十多颗。打开黄色的纸，生姜糖局促地挤在一块，粘于其上的白糖粒掉了些许，在纸上落了一层霜，生姜糖一颗能含好久，甜而微辣。剩下的依着旧折痕包好，得省着点吃。拜年的礼包自然更讲究些，用那种特种的草纸，粗砺却也庄重，礼包里大多为红枣、乌枣、饼干、干荔枝之类，包法略复杂，不是常见的样子，完成后，侧面呈梯形，正面封有红纸，系上细麻绳，打好结，可拎着走。

“长西分社”的周边算得上那一带最热闹的地段，隔壁是收购站，对面为幼儿园和大饼油条店，大门前，诸如爆米花的、鸡毛换糖的、修鞋修伞的、卖甘蔗橘子的之类凑成了堆，冬日的晴好天气里，村民们搬了凳子椅子闲坐在那，晒着太阳聊起了天。有人出了供销社的门，顺手买根甘蔗，再跟门口相熟的人东拉西扯一顿，才心满意足地回家；也有人带上一两把坏的伞，放在修伞摊，等她从供销社采购完出来，伞已修好了；还有人特意包上鸡毛牙膏皮来找鸡毛换糖的……每一天，总有许多从供销社进进出出的人、从其大门前来往的人，天长日久，竟也自动形成了小商圈和小交际圈。

只是，后来的供销社商品骤减，售货员所剩无几，原本气派的双开大门变得暗淡无光，门口的摊位也挪去了别处。供销社在我的童年还未结束时，决然消逝了。

童年的小摊主

□李锦

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学校门口右侧大约两三百米的街边，新摆了个小摊儿，卖些画片儿、风车、玻璃球儿、塑料小枪之类小玩具和果丹皮、跳跳糖、蜜桃精之类的小零食。这些东西既便宜又受我们小孩子欢迎。

小摊儿的主人，我们叫他杨大爷。他总是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装上衣，没了肩章的，虽然很旧却总是干干净净。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以前当过兵，如今虽年事已高，却仍怀念部队生活，所以时常把这件军装穿在身上，这使我们平添了几分对他的敬意。

他人很随和，逢人就笑。那时候，人们普遍不富裕，能给孩子零花钱的大人自然是少之又少，所以他的摊儿前总是围观的多，买东西的少。不过，他并不在乎，他说自己摆摊儿主要是找点事做，免得无聊。有一次，他不无炫耀地说自己退休金有六十多元一个月，这使得摊前围着的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小孩子差点惊掉了下巴。

后来，我确信他没有吹牛，因为他很大方。他手艺好，会做泥玩具，涂上颜色后很漂亮，然后白送给我们。他卖东西也不像其他摊贩一样锱铢必较。一分钱两块的大白兔奶糖，他总是“买二送一”；买一大张两毛钱的画片儿，他总会搭上两块并不便宜的大大泡泡糖。这显然影响了其他小摊主的生意，那些人只好到别的学校门口摆摊儿去了，他对此不以为意。

他有个突出的特点，就是爱“忽悠”我们这些小學生。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他是怎么“忽悠”我的。有一次放学，我看见他摊子上多了两样新零食，分别叫“牛皮糖”和“无花果丝”，感到新鲜，就想买来尝尝，可口袋里只有一毛钱，不知道够不够。正在纠结不已时，他便开始了“忽悠大法”：“这牛皮糖，是把牛皮刮干净喽，再煮熟切成小片，淋上麦芽糖，撒上芝麻，我尝过了，嘎嘎香。这小袋儿装的是无花果丝，是南方特产，咱北方没有这玩意儿，我好不容易才批发来的。这两样本来要一毛五，算你一毛，咋样？”我果断买下来，他又跟我聊了几句学习成绩之类的话题，一高兴，又送了我两包无花果丝。

后来，我知道了牛皮糖的原料是淀粉、花生、白糖，跟牛皮风马牛不相及，无花果丝的原料也不是无花果，而是晒干了萝卜丝之后，便气愤地去找他“算账”，他脸色尴尬，嘴里打着哈哈：“是吗？原来是这样的，哈哈……还真不知道。”然后就递给我一把玻璃球，让我拿去玩。毕竟是小孩子，拿到好玩的东西后，我便消了气，拿着玻璃球一溜烟儿跑了。

六年级下学期的时候，他跟我说自己要回去照看孙子，以后不再出摊儿了，然后给了我几大牛皮纸袋零食和玩具，让我跟同学们分一分。

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他。三十多年过去了，现在的我在一所学校工作。每当我看见校门口卖小吃的摊贩，眼前依然会浮现出那位童年的小摊主的样貌，他那洪亮的“忽悠”声，也会随之在耳边响起。